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飘零一家》

13位ISBN编号：9787549511235

10位ISBN编号：7549511233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亮轩

页数：2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前言

【序：哥哥的拼图】 / 章立凡 从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湾。母亲透露这重大秘密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缄口不提，因为那是个“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凡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头顶上都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同发丝上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取你性命。去年国光哥（亮轩）的《坏孩子》（本书台湾版原名）一书问世之前，我有幸先睹书稿。读后方知，当年海峡对岸也同样紧张：母亲离开台湾后挂念两个孩子，曾托好友杨惠敏女士（即淞沪抗战时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带姐姐、哥哥去照张相寄她，竟未能如愿，当时在台湾办这点私人小事，也是有可能被加个“通匪”罪名的。

不久《坏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儿马世芳带了一本来，于是我成了大陆第一位读者。如今此书将在大陆出版，或许是我兼具历史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借国光哥这坛老酒，一浇胸中的块垒。1949年那场历史巨变造成的家国分裂局面，给中国众多的家庭带来了永久伤痛。一个甲子之后，尽管海峡两岸不再战云密布，失散的亲人多已互通音问或相聚，但一旦舔吮历史的创口，仍不免五味杂陈，心中还在滴血。近年台湾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忆之作问世，大陆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南渡北归》，读书界吹起了阵阵怀旧之风。国光哥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今年初，国光哥、晓清嫂及世芳侄来北京，为百岁的母亲祝寿。六十三年前（1948年），妈妈把他和渝光姐带到台湾，在那里和他们的生父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往香港。1949年，她在我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第二年，我在北京医院呱呱落地。母亲当年先后两段“南渡”“北归”的私人行程，无意中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时承受两种痛的，是母亲。由于两岸多年睽隔，除了地质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有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证明了各地质时代的赤道是移动的，因而详细说明了各地质时代的大陆位置与它们漂移的踪迹，直接证明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他创立的“地壳刚体滑动学说”，比西方学者的“板块学说”早了十五年。他提出的“石油成因论”认为：地壳在滑动时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与油气。马博士的理论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国际地质学界才认识到“马博士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国两片重要海疆的主权：首先，抗战期间他在东沙群岛科考时发现，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过计算珊瑚的成长周期，证实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马先生逝世后，蒋经国颁发的褒扬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其次，在美国把琉球群岛、钓鱼岛“交给”日本之前，他已推测到钓鱼岛海域有石油蕴藏，并通过一位“立委”将意见转达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但张先生未重视本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还等我们？”后来中日发生钓鱼岛主权争议，马博士成了台湾最年长的“保钓人士”。从以往的宣传所得到的印象中，抗战胜利后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无不贪污腐败，而马博士却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员。他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书中展示的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归的著名学术精英。南渡者带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来的浩劫；而马先生与其他人不同，他留在台湾纯系职务原因，不存在政治选择。作为纯粹的科学家，马博士爱国而不问政治；也正因为他不是政客型学者，在傅斯年校长逝世后逐渐被排挤，变成退休教授，晚年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科学家被遗忘多年后，因癌症住进他早年接收的台大医院三等病房；旋因媒体的爆料，被转到一等病房，谢东闵、蒋经国、严家淦、孙运璿等政要接踵探视。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两岸中国人“国民性”相同，除了内斗不外行，雨后送伞的礼数，也历来周全到位。作为大科学家的家人，其实未必都幸福。这点从母亲与马博士的失败婚姻和国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经证实了。除了父母的传奇故事，这本以《坏孩子》命名的自传，展示了一个叛逆男孩的成长经历：出生前父母失和，险遭堕胎；出生后被寄养，被劫走，当过“小和尚”；到台湾后失去妈妈呵护，饱受家庭暴力；他是一个在家博览群书、在校逃学游荡的“问题少年”。马家父子两代人从基因上就叛逆，老爸为逃婚去了日本留学，儿子因姑

姑的小动作遭父亲误解，也离家出走。不过这两段出走的结果都还不错，父亲成了地质学家，儿子成了作家。国光哥从小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本书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子，但那个巨变年代从大陆到台湾的社会众生相，都被勾勒得跃然纸上。他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的种种人物：慈爱呵护的学界长辈，耳鬓厮磨的儿时玩伴，义字当先的江湖兄弟，激情杀人的书店老板……大多是随国民党播迁到台湾的“外省人”。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显出当今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在身份识别上的无奈：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马国光是哪国人？”“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无论选择南渡还是北归，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我从小就被教育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读了这本书又得知，海峡对岸的台胞们，受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国光哥描述道：“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相互妖魔化的几十年间，两岸的文宣模式仍是“以俄为师”那一套。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国光哥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战爆发后归国，没有立即与马博士结婚，而是去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又去了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才嫁给了马博士。后来夫妇分居，她曾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这些都是她在“文革”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这些千里迢迢回国参加抗战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是马上被信任。因马博士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曾被怀疑是汉奸，家乡甚至误传他“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母亲也曾谈及，她和同学们结伴投奔留日学生训练班，一路上被人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理由是“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是日本间谍”！后来训练班中有一批同学去了延安，她没有去。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我对她说：你的选择很正确。首先，你很容易被大领导看上，那就不会有我了。其次，“抢救运动”这一关，恐怕你会倒霉，当年康生就说某女“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第三，即便过了这关，后面运动还多着呢……抗战是母亲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另一拐点是国共内战行将结束的1949年，舍弃香港产业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父亲，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历经种种劫难。“文革”中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对父亲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他们……作为历史巨变中北归者的子遗，百岁的母亲如今孤独地坐在轮椅上，同龄的亲友都已不在，她很少叙及往事。我多次劝她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公园散散心，享受一下绿地和空气；她口头答应，却从不实行。我猜想，正如不愿重提往事一样，她也不愿人们看到自己的老态。她的青春、美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如今久已尘封，难于重新开启。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族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抢救。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网络写作拓展了历史拼图的疆域，很多人都在博客等“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历史。历史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业，也不再是官方的专利，变得日益大众化。要想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历史，今后是越来越难了。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2011年5月30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 《飘零一家》

## 内容概要

一部反映1949年后因台海两岸阻隔而破碎的家庭记忆史，一部生于抗日战火、长于海峡彼岸的作者个人成长史。书中记述作者历经被父母遗弃、当小和尚、逃学、偷窃、父子失和、离家出走等种种坎坷，至真至性，波澜起伏，令人动容，纵有艰难悲苦，却成从容豁达；同时追溯作者父亲逃婚、接管台大、参与保钓，父母求学日本，动荡中父母结婚与决裂，母子台海相隔及四十年后北京重聚的沧海桑田，以一个家庭的飘零经历，映照一个流离时代的初始与终结。

# 《飘零一家》

## 作者简介

亮轩，台湾名作家，本名马国光，祖籍辽宁金县，1942年10月10日生于重庆北碚，五岁到台湾，成长迄今。“国立艺专”（今台湾艺术大学）影剧科毕业，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广播电视研究所硕士。曾任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及联合报专栏组副主任等，亦曾在世新大学教授语言逻辑、修辞学、美学等。近三十年间，连续于各大报刊撰写时评专栏。平生善烹调，喜翰墨，嗜读如狂。曾获“中山文艺散文奖”、“吴鲁芹散文推荐奖”，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评论集等二十余部，其文字世界精彩绝伦。

## 书籍目录

序：哥哥的拼图 / 章立凡 .....	001
原版自序：嗯？啊！ .....	008
简体版自序：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 .....	010
第一章 出生前后 .....	013
金州虎狼与小鬼 .....	015
在仙台的满洲青年 .....	019
逃婚邂逅与复活 .....	020
丁文江先生与东沙群岛 .....	025
流亡校长 .....	028
父亲与台大 .....	030
第二章 生死情怨 .....	041
来去如风的婚姻 .....	043
隔世相逢 .....	049
人海奇缘 .....	064
第三章 重庆 北碚 合川 .....	067
第四章 嘉陵江到淡水河 .....	083
小肉票 .....	085
花和尚 .....	091
中国人 .....	105
第五章 失落的童年 .....	115
那个时代 .....	117
暴力世界 .....	118
上学与考试 .....	128
老师们的画像 .....	139
铁铸的命运 .....	144
第六章 逃啊逃 .....	149
穷开心 .....	151
打断桎梏 .....	159
第七章 别有天地 .....	167
不用排队的时候 .....	170
另类成长 .....	172
第八章 异样人间 .....	175
“反共义士” .....	180
骗子傻瓜与天使 .....	183
暴徒 .....	186
囚徒 .....	191
阿兄 .....	194
救星 .....	199
第九章 此恨绵绵 .....	205
申请开除 .....	209
出格的报复 .....	213
行到水穷处 .....	220
坐看云起时 .....	222
繁华落尽 .....	225
走投无路 .....	229
未解的公案 .....	234
悬崖撒手 .....	239

亮轩书目 .....243



## 章节摘录

隔世相逢/亮轩 与母亲重逢，非常意外，算一算六岁跟母亲分开，到又见面，在一九八八年，是在分手的四十多年之后，我已年逾不惑。四十多年中的世界变化很大，谁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也许做母亲的感受不一样，当儿女的，从稚龄开始便无母亲的照应，其实，主观的感觉上，不见得有何伤感，夏虫不可语冰，没有母爱的孩子，自己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遗憾，至少我的童年、少年的感觉如此。高中生涯结束之前，有一段时间承蒙法商学院吴英荃教授伉俪照顾，他们育有一子吴大成，已经成年，我才有机会比较深刻地见到父母对子女的关怀，让我很是惊讶。到了艺专读书，一位学长董炎良兄，住在台中乡下，暑假期间，我去台中看他，到了该回台北了，他的母亲送他到乡间路口，我们挥手道别，往前走了几步，我偶然回头，发现他母亲在身后拭泪，当时一惊，心想一个学期之后就会回来，干嘛那么难过啊？之后若干年，炎良兄的母亲骤然过世，他整整三日不语不食，悲痛难抑，我才渐渐明白亲情之深有若此者。婚后，我们刚刚得一子，但是小婴儿初生有黄疸，必须在妇幼医院里多住三五日观察观察，让孩子的妈妈晓清先回家来休息。依妇幼医院的规矩，到了哺乳时间，一个个微侧着身子，一排小娃娃放在大篮子里，两位护士抬着，再一个个分别放在孩子母亲身边哺乳，非常可爱。但母子在一起的时间，也仅止于短短的哺乳而已。没有想到，回家才头一晚，晓清便因想念娃娃而落泪。我暗自吃惊，他们母子见面就是几次哺乳，过两天等黄疸退了，马上就抱回家来，这么短暂的分离，居然那么伤心！母爱的深刻动人，我又有了新的体会。对于母爱，原本看得比较轻。有一句成语“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一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读：“饿汉不知饱汉饱”。没有母爱记忆的人，就不太会觉得母爱在人生中多么不可少。有的时候，也会以没有如此累赘为幸。直到自己的家庭逐渐成形，方才体会出在成长中，母爱之必不可缺。然而与亲生的母亲会有见面之一日，想都没有想过，在脑海中几乎一无印象的母亲，也谈不上对她的一点思念。她与父亲早岁离婚，我已长大成人成家，有没有母亲，毫不介意。常常幻想我的母亲会是个什么样子，在台湾，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我的面前提到母亲，也都是点点滴滴的一件事情，大概他们不无顾忌，我也无法构成完整的联想，能说的都已说尽。偶尔也会遇到一两位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人，愿意跟我谈我的母亲。类似童律师的出现，就很让我意外。不记得在哪一年，有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长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是认得我母亲。时间无论如何应该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之前。姐姐远在美国，当然没有机会相逢，我跟我内人同往。这位长辈的大名是童瞳，一下子我想起来了，他是一位名律师。我们受邀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他的公子童虎，童先生跟我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名为童龙，一个是龙年生的，一个是虎年生的。不记得是哪一位公子，好像是IBM在台湾的总经理。这位童夫人显然不是元配，对我们的过去并不清楚，倒是童律师说起了一段往事。童律师说，他曾经受母亲之托，乘江轮带着姐姐顺流而下，把姐姐带到一个他如今也不太记得的地方，又交给什么人。我猜想大概是上海某处，然而也无从查证了。童律师原名不是童瞳，这是母亲跟我说的。我问姐姐可曾有过乘江轮的印象，她说有过，当时是一位伯伯带着她。对于她幼年时还有没有其他的记忆，她大概说得上来的只有两三件。其中之一是在托儿所里，大家过团体生活，早晨的时候有起床号，就是一般军营里的那一段“打滴打答&hellip;底滴打搭&hellip;答答答滴&hellip;滴底打搭&hellip;&hellip;&rdquo;，她记得许多小朋友把这个起床号改成同样音调的歌诀：“大清早上，赶快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另一件是，她居然在上海上过学，还学了一点英文。经查证，当时上海的确有的小学在一年级起就教英文的。然而她只比我大一岁多，她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应该正在清凉寺里当小和尚，这是后话。某年去美国跟姐姐相会，她从阿肯色州到纽约来会我，我们身边还有她那不会说中文的小女儿，有二十多岁了。我谈起在大陆所见所闻，当然说的是中文，她的女儿似乎听出一点端倪，便问妈妈你知道了自己的幼年吗？姐姐用英文回答说：“I still don't know.”长辈依然不舍几十年前的情义，也要看看老友之子女境况如何。这样的人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多见了。另外也有一个短暂而奇特的遭遇，应该说，只是对话。那次我承蒙中山文艺基金会之邀，担任散文奖的评审，因为是复审，并没有开会，审稿都以通讯来往。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刘真先生，谁都知道他是台湾师范教育之父，也担任过师大校长跟教育厅长等职。大概是从复审委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老人家居然主动打电话来，说是认得我母亲。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一会儿，听到他对母亲的才情与容貌的赞美。老先生是我从小便知道的人物，他要我随时去他的办公室谈谈。但是有一回想起来应该去拜访他老人家时，他病得不轻，便没有去打搅。另外还有一次，当时我还在中广当播音员，有一天新闻局副局长甘毓龙先生打电话来



## 《飘零一家》

，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个面。到了后，方知我们是亲戚。他的夫人家与我母亲家是亲上加亲的亲人，我只会这么说。相信很多从大陆来台的第二代，都不容易弄清楚亲族关系，实在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少。他们都是我接触的人物中难得属于母亲那边的亲友。四十多年之后与母亲初会，她已经是快要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恨不得守住我关爱我至死的老太太，别人口中的才情与容貌，我一点儿都没见识过。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从信封上辨认，是美国李本明姐姐的来信，跟她已经多年都没有通音问了，怎么会来信？一边上楼一边拆一边读。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有信的话，多半还是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大陆的来信都得夹带在信封里，对于某些人，可能还冒着前程的风险。本明姐自己写的信不长，只说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身生母亲写的，她请本明姐帮她打听一下三十年前离开，再也没有见到的两个儿女的下落。我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hellip;&hellip;

## 《飘零一家》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章立凡 我们家是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却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我静静地，在不会发言也没有发言权的岁月里，静静地看、听、想。然后，随着一年年长大，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也都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原先亮丽的色彩黯淡了许多，大多斑斑剥剥的，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只是残片，反倒更耐寻思，让人想起那些再也没机会见到的大部分。——亮轩【简体版自序】

## 《飘零一家》

### 编辑推荐

1. 书展大奖——“台北国际书展”的“书展大奖”作品。
2. 台海阻隔的民间记忆——以亲历者身份，讲述国民党退走台湾后两岸对峙和60年前台湾社会生活的鲜活故事；是继《大江大海》、《巨流河》之后，又一块讲述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重要拼图。
3. 一个人的历史——被遗弃、当小和尚、去台湾、离家出走、重返大陆母子重逢……以一人一家的飘零经历，烛照一国一个时代的沧桑历史。
4.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是一个流离两岸五十年的灵魂，一部所有四五十年代台湾人的传记。

## 精彩短评

- 1、 一部反映1949年后因台海两岸阻隔而破碎的家庭记忆史
- 2、 看了前面一點。
- 故事真實感人，作者文筆也不錯。
- 3、 三星半。逃学部分一般。亮点在于字里行间不经意流露出当时台湾人的真实想法，和宣传的有区别。
- 4、 看到最后有点鼻子发酸
- 5、 偏重私人成长史，文字口语化，絮叨，饱含情感，尽管部分不是很认同。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 6、 马廷英，还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呢，还不如章乃器有名呢，孙彩华也真是个牛逼的人...就算生长的再顽劣，到底还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太家族史了搞的没有更多亮点。不过这些台湾人真是成长的很有趣...怎么找到老婆的啊摔!//死亡真是最大的和解，哪怕是接近死亡也是啊。
- 7、 书还没看，但是章立凡的序写的很好，看后有种读的欲望
- 8、 更喜欢台版书名《坏孩子》。
- 9、 可读可叹，文字坦诚
- 10、 固然没有庞大的叙事，所说的都是感人肺腑的小故事
- 11、 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
- 12、 小人物的大小日子。他爹让我想起阿伢。
- 13、 语言质朴平淡 故事讲得不够深入吧 可能作者写作功底还是一般
- 14、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台北国际书展大奖作品，《巨流河》之后，又一讲述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重要拼图！）
- 15、 虽然名字是飘零一家，但主要是作者自己的故事，展现了一些台湾风貌，还行。
- 16、 我們都只是時代浪潮中的一頁扁舟，被大浪潮推著往前走
- 17、 原来只知道Dang的伟大，看了此书，才知道那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有时常想，如果没有政治，人生是否更为美好？
- 18、 二星半吧。
- 19、 这是继齐邦媛的《巨流河》之后，又一本让我深深感动的书。亮轩幼时因父母不和，遭父母遗弃。时代的、家庭的、个性的悲剧交织在一起，除了飘零、残局、最令人唏嘘的，竟然还是母与子、父与子迟到的亲情。
- 20、 81
- 21、 一个人应该有点儿历史感，才更加知道自己做着什么。  
读了这样的书，心里更明白，世界就是这样的。  
好书，好读！
- 22、 吐槽无力。。。
- 23、 文字朴实真诚，读来却好几次几欲落泪。尤其是与母亲的再次相逢，以及父亲罹患胃癌后惨淡的终结。曾经那么倔强和跋扈的两个人，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都变成了不挣扎和小心翼翼，让人心酸。相比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和齐邦媛的《巨流河》，这本私人历史更加细腻具体，以小见大。不管多大的人物，在战乱的时代都是沧海一粟，被夹卷着前进，个人的命运完全无法被自己掌控。大陆版题目《飘零一家》有些文不对题，台版《坏孩子》更贴合内容。
- 24、 我要继续看他的书
- 25、 对个人而言，家国命运既苦涩，也无法回避。
- 26、 作者亮轩的妻子是陶晓清，民歌时代的推动者。联系不到一起的俩人。
- 27、 台版原题《坏小孩》要更贴切一些，相比大江大海和巨流河，这本书是时代洪流里更加个体化的表达。
- 28、 手机报介绍的书，很不错，字体清晰，发货有速度。。
- 29、 “发生于逾一甲子前的“南渡”“北归”成为当下读书界的热词，源于那历史裂缝间的戏剧性与探究不尽的国族动荡飘零，如今回首望去，痛定思痛，更是百味莫辨。近年来，海峡彼岸的龙应台写出《大江大海》，齐邦媛写出《巨流河》，对那段历史进行了个性化的追溯探源，江河激流纵泛起无数泡沫，待经过岁月的淘洗后，亦沉淀出静穆与哀伤。而马国光（亮轩）的《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

湾的父子残局》，亦为此拼图中的一块，而其更偏重于家族史与个人史，如作者所言，往事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虽然不复昔日的色彩亮丽，却愈加耐人寻思。

”---节选自 douban 逆存磊

30、想说这可是我最爱的纪实小说，而且作者的很多文章都在杂志上看过……

31、让我边读边热泪盈眶的好书！作者的文字功底不可小觑，而且感受很细腻，这恐怕与他从小便没有家庭的温暖自己孤僻独立的性格有关系。天才往往都有着性格上的缺陷。从他的书中认识了章立凡以及他伟大的父亲。当然，书中最让我惊讶的事，当时两岸开禁互相探亲时，本被官方大肆赞扬的一场盛世，原来有许多龌龊甚至不堪回首的肮脏。人性的恶在历史的真实中无处可躲！

32、这书读得很难受。在飘零的命运面前，人显得是如此渺小，而“爱”这种东西，真是奢侈……读到的是满纸的孤独。心里是闷闷的感叹。

33、采访备

34、对亮轩——马国光先生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老先生通过他第一次带了信件和资料等到福州来给我，看了书才晓得，原来他是系出名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学者而言，其实很多时候反而因为对时事不敏感，而比别人过得更艰难，这大约是一种无奈吧……

35、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个个有本难忘记的书

36、后半段基本都是作者顽劣童年的记叙了 怪不得台版叫做坏孩子

37、当我的人生跌入到谷底的时候，我选择了这本书。看完之后，让我突然有种重新生活的感觉，和书里的马先生比起来，那样的年代漂流的生活，和母亲的分离，是我不敢想象的。真的觉得，我活在现在的时代，是幸福！

38、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事件叙述的控制。这让作品看起来非常具有张力。虽然作者许多的话未说，我们从中可以说已经领略到了。

读完全书，不可忘记的一句话是亮轩接到母亲的信时说的那句话：“我也是有妈妈的人了！”一句话道尽了人间的悲欢。

39、马国光和章立凡他们家的事儿。

40、叙事有些絮叨 但是还算情真意切 一个文人 回想自己小时候 一个学习烂 却爱读书 对周围环境观察 喜欢和人打交道 叫“老年”朋友的人 家里父亲严肃 事业了得 却对家庭之事无法得法 与儿子也相处不好 只得打骂 马国光只义愤填膺的诉说着“体罚” 对于一个孩子心灵和肉体上的损害 两岸的风雨 台湾的飘摇 一路上多少家庭对小孩子的照顾 一个个奇怪的路人 准备再看看白先勇的《树犹如此》

41、如果不是退书规定整单都退，这本书我是打算收藏的。

42、这样的书应该多出版些

43、从文字，故事的跌宕上比不上齐邦媛的巨流河，但也能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那时的台湾。

44、这是一部我读了两三遍的书，非常耐读。

有内容，有文笔，有感慨。过瘾

45、是很真性情的回忆录，作者伤痕累累的童年，带着难解甚至离奇色彩，可惜从中无意透出非虚构写作的某种无力，在面对无法解释、无法追寻的真相时，事实圈住了写作，小说反而更自由，具有更多可能。

46、或许已经尘封的记忆，谈谈的浮现，

47、非常喜欢，推荐给女儿看，女儿也很喜欢。打算再买2本送朋友。

48、对那个事情的中国很有兴趣，特别是家庭在大时代里的走向。

49、还是取原名《坏孩子》贴切些，本就是小小泡沫，何必贴上大世界的标签？

50、说实话的另外一面

51、以為和 大江大海、巨流河是一類題材，故購之，開篇也頗有一書家國情懷之宏大，沒想到竟是個親子關係不和諧的案例啊……大陸版的書名誤導性太強，原名顯然更合適。

52、大历史中的小家庭，父子、母子，一切，都卷入滚滚洪流，个人再神勇厉害，也抵不过环境这个粉碎机。比巨流河喜欢的更多些

53、平淡的文字，真实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大陆和台湾的故事

- 54、研究台湾社会文化不可错过
- 55、导向有问题，不喜欢这人
- 56、家暴那段很怵目啊。。。看着觉得他们全家咋配当文化人儿呢，都有人性么。。。可见牛叉背景的人变态可能性更高，不然如何牛X的呢
- 57、这种作品以后还是要少看，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看人一世回忆，还时常感同身受唏嘘不已，真是不停地提醒自己——未老先衰。
- 58、对不能引起共鸣的书一直是不写书评的。只是昨天看书时因为脑子里突然出现的一幅画，翻遍了最近看的书，没找着。不忿，继续翻之前看过的那个年代的书。这是今天翻的第一本。有插图，可跟我脑子里的没啥靠谱的联系。不喜欢作者这个人，字里行间透露着没来由的轻狂，一直觉得这种以史为基的回忆录，应尽量保持客观，可是作者带入了大量的臆想与个人感情。或者，只能说，跟我的期待不符，于是，所得甚少。文中关于她母亲一个场景的描述，倒是有点儿感动，想起每一次走后，回头都能看到阳台上曾祖母定定的看着我们。
- 59、多一颗星给时代。
- 60、浅浅的一条海峡
- 61、每个个体都有说不尽的故事，从每个人身上也能看到时代，以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作者写到了孩提时代的贫困生活，一些童年时的玩意儿，其实大陆的孩子也在玩。但是这里面的描述，可以粉碎一些谎言——台湾的崛起是因为蒋公从大陆带去了大批黄金的缘故。这个谎言很可笑，其实网上早就有广东当时的黄金回收量，蒋公当时带去的数字根本就不大，而且从伦理上，国府带走黄金是很正常的行为。相同的小事看大问题还有一些，就不一一赘述了。另外，感觉次数应该是洁本吧，呵呵。
- 62、还是更喜欢原名《坏小孩》，飘零一家太过沉重，，但历史本就是沉重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家族回忆录，随着年岁的久远，那段历史还有多少人会记得，，终有一天，它也将如秦皇汉武一样远去
- 63、值得一读,这家人与章立凡家有亲戚关系
- 64、很喜欢这本书，和《巨流河》一起买的
- 65、文笔好，经历奇，值得。不知台版如何？希望能买到台版的
- 66、去巨流河相比 这是一本注重描写个人家庭 悲欢离合的书 给了我另一个视角来进一步了解那段历史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愉快
- 67、很好，一直在当当买书
- 68、一直想收这本书，终于等到有活动了！很高兴这两年书籍出版中越来越多的平民历史，家庭记忆，他们让历史满溢了情感，不再是冷冰冰的通史，编年史，而是人的历史！回忆的历史！
- 69、读这本书也不免想起自己家族的故事，两岸飘零，在台湾的音讯殊绝，在大陆的历经磨难。每个人都有义务记录自己的历史，以每一块拼图凑集成家国的运命。
- 70、正看着，很不错的书，值得一看。
- 71、这个商品不错，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 72、这个系列的，书名都取得很好（包括《民国采访战》），但内容和书名，有着不小的差距。真正涉及到“飘零”和“一家”的部分，也就是书的一头一尾，尚算不错；中间一大段篇幅，也只能算文笔顺畅而已。
- 73、台版名字《坏孩子》其实更贴近主要内容，但最令人动容的的确是从小的家暴，父亲的冷漠猜忌，作者在这样的环境却依然写出这样的文字。
- 74、历史的，总值得回味。借鉴历史，过好当今。
- 75、特别好地书
- 76、果然是同行，文笔极差
- 77、49年的那场大变化，改变了无数家庭、无数人的人生。
- 78、原来台版书名叫《坏孩子》，大陆版非得打两岸牌，什么飘零啊，残局啊。亲人失散只是作为背景介绍的，其实真正出彩都是小孩子叛逆、逃学以及长大后和父亲和解的有趣温馨故事。
- 79、不错
- 80、继齐邦媛的《巨流河》之后值得关注和期待的书。推荐给对巨流河感兴趣的书友。
- 81、历史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只有这么说了罢。
- 82、每个年代都有要经历的苦痛和幸福，每个行业的精英也要面对生活的琐碎



- 83、飘零的孤凄，无论前辈，还是我们这代，都有甚深伤痛。人生在世的远走他乡，生离死别，与变幻莫测的世事、国事、家事，在家族中，在今天围桌而聚的每位亲人都感彻心扉。谁人没有亲情，谁人没有家国？但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舍弃家园故土，舍弃七情六欲，去饱偿各种艰辛？望着眼前在异乡，在深圳&#34;醉忆江南&#34;酒家围坐一席的飘零一家。此时，我们都明白，无论如何思念，也仅能——醉忆江南。
- 84、台版书名更贴切...
- 85、因为“巨流河”这本书，追踪而来，内心充满期待。
- 86、其实原题《坏孩子》更为贴切，书中对学校教育和棍棒教育的反思值得教育者一读。
- 87、偶然又读到了马世芳父辈和祖父辈的家族史。家族和国族的坎坷颠簸，倒是过出了不平凡的一辈子，不管他是悲是喜。以及家学真的蛮重要。
- 88、台版书名《坏孩子》与书的内容更为契合，大陆版书名太过宏大，内容其实难副。此书让人看到并非和睦的高知家庭的生活，讨论父子关系，并能窥见民国知识分子之间同声共气、相互扶持的情谊。很赞赏作者的态度，没有怨怼，没有追究，只是同情的理解。人生是悲是喜，在乎一己心态，何苦埋怨父母失职，时代弄人。
- 89、需要安静地坐下来读的一本书。
- 90、家族的聚散悲欢，个人的南渡北归跃然眼前，顺带勾勒出半个世纪前的台北风物，这算《青田七六》的加长版吧。只是觉得大陆版书名《飘零一家》过于大（原以为会对家庭另一半章立凡有更多的着墨），台版书名叫《坏孩子》更贴切，叛逆自由的童年，其实很妙。
- 91、全部看完，书是很好的书，只是觉得可以在图书馆里看完，不用收藏
- 92、如此吸引我，无非是口语化，无非是“世间的善变你总谅解”的开阔
- 93、不寻常的父子却也有常人一样的烦恼与幸福。茶余饭后，了解一些海峡两岸的事情挺好的！
- 94、读过《巨流河》一书，感觉非常好。我感觉应该从多个角度探视了解那段历史，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 95、一本小视角的台湾回忆录
- 96、一句话、一个念头、一段姻缘都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即使是无可救药的叛逆小子，只要他热爱阅读，依然不坏。
- 97、书如书名，认识一下不同背景下不同的感受。
- 98、这本书让我有写读后感的冲动...强烈推荐!
- 99、比起巨流河真是差了一条江 原版题目坏孩子就很好干嘛改成飘零一家 帽子戴太大会看不见前方的路
- 100、借自选写出了自己所在的“飘零一家”在历史进程中“飘零”的几十年。作者自题为“坏小孩”倒也还贴切，理想国给的这个题目感觉更纵观全局。和马世芳的文字不同，他爹的文字真是朴实，真真切切，透过他真实记录的人生却能瞥见时代，很厉害。
- 101、他的经历好复杂啊，要慢慢细看。

1、故事中作者写到，他收到了李本明姐姐从美国的来信，信中带了一封来自大陆的信，看到信后，他冲上楼去，抱着老婆大哭：我也有妈妈了呀！每次读到此处，都忍不住流下泪来。看到他与父亲和继母相处的难处时，真是觉得人生多悲苦，多凄凉啊。反过来，知道如果有自己的母亲照顾自己时，那是多么的幸福。

2、从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湾。母亲透露这重大秘密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缄口不提，因为那是个“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凡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头顶上都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同发丝上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取你性命。去年国光哥（亮轩）的《坏孩子》（本书台湾版原名）一书问世之前，我有幸先睹书稿。读后方知，当年海峡对岸也同样紧张：母亲离开台湾后挂念两个孩子，曾托好友杨惠敏女士（即淞沪抗战时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带姐姐、哥哥去照张相寄她，竟未能如愿，当时在台湾办这点私人小事，也是有可能被加个“通匪”罪名的。不久《坏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儿马世芳带了一本来，于是我成了大陆第一位读者。如今此书将在大陆出版，或许是因我兼具历史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借国光哥这坛老酒，一浇胸中的块垒。1949年那场历史巨变造成的家国分裂局面，给中国众多的家庭带来了永久伤痛。一个甲子之后，尽管海峡两岸不再战云密布，失散的亲人多已互通音问或相聚，但一旦舔吮历史的创口，仍不免五味杂陈，心中还在滴血。近年台湾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忆之作问世，大陆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南渡北归》，读书界吹起了阵阵怀旧之风。国光哥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今年初，国光哥、晓清嫂及世芳侄来北京，为百岁的母亲祝寿。六十三年前（1948年），妈妈把他和渝光姐带到台湾，在那里和他们的生父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往香港。1949年，她在我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第二年，我在北京医院呱呱落地。母亲当年先后两段“南渡”“北归”的私人行旅，无意中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时承受两种痛的，是母亲。由于两岸多年睽隔，除了地质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有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证明了各地质时代的赤道是移动的，因而详细说明了各地质时代的大陆位置与它们漂移的踪迹，直接证明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他创立的“地壳刚体滑动学说”，比西方学者的“板块学说”早了十五年。他提出的“石油成因论”认为：地壳在滑动时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与油气。马博士的理论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国际地质学界才认识到“马博士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国两片重要海疆的主权：首先，抗战期间他在东沙群岛科考时发现，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过计算珊瑚的成长周期，证实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马先生逝世后，蒋经国颁发的褒扬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其次，在美国把琉球群岛、钓鱼岛“交给”日本之前，他已推测到钓鱼岛海域有石油蕴藏，并通过一位“立委”将意见转达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但张先生未重视本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还等我们？”后来中日发生钓鱼岛主权争议，马博士成了台湾最年长的“保钓人士”。从以往的宣传所得到的印象中，抗战胜利后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无不贪污腐败，而马博士却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员。他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书中展示的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归的著名学术精英。南渡者带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来的浩劫；而马先生与其他人不同，他留在台湾纯系职务原因，不存在政治选择。作为纯粹的科学家，马博士爱国而不问政治；也正因为他不是政客型学者，在傅斯年校长逝世后逐渐被排挤，变成退休教授，晚年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科学家被遗忘多年后，因癌症住进他早年接收的台大医院三等病房；旋因媒体的爆料，被转到一等病房，谢东闵、蒋经国、严家淦、孙运璿等政要接踵探视。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两岸中国人“国民性”相同，除了内斗不外行，雨后送伞的礼数，也历来周全到位。作为大科学家的家人，其实未必都幸福。这点从母亲与马博士的失败婚姻和国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经证实了。除了父母的传奇故事，这本以《坏孩子》命名的自传，展示了一个叛逆男孩的成长经历：出生前父母失和，险遭堕胎；出生后被寄养，被劫走，当过“小和尚”；到台湾后失去妈妈呵护，饱受家庭暴力；他是一个在家博览群书、在

校逃学游荡的“问题少年”。马家父子两代人从基因上就叛逆，老爸为逃婚去了日本留学，儿子因姑姑的小动作遭父亲误解，也离家出走。不过这两段出走的结果都还不错，父亲成了地质学家，儿子成了作家。国光哥从小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本书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子，但那个巨变年代从大陆到台湾的社会众生相，都被勾勒得跃然纸上。他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的种种人物：慈爱呵护的学界长辈，耳鬓厮磨的儿时玩伴，义字当先的江湖兄弟，激情杀人的书店老板……大多是随国民党播迁到台湾的“外省人”。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显出当今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在身份识别上的无奈：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马国光是哪国人？”“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无论选择南渡还是北归，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我从小就被教育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读了这本书又得知，海峡对岸的台胞们，受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国光哥描述道：“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相互妖魔化的几十年间，两岸的文宣模式仍是“以俄为师”那一套。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国光哥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战爆发后归国，没有立即与马博士结婚，而是去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又去了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才嫁给了马博士。后来夫妇分居，她曾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这些都是她在“文革”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这些千里迢迢回国参加抗战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是马上被信任。因马博士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曾被怀疑是汉奸，家乡甚至误传他“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母亲也曾谈及，她和同学们结伴投奔留日学生训练班，一路上被人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理由是“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是日本间谍”！后来训练班中有一批同学去了延安，她没有去。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我对她说：你的选择很正确。首先，你很容易被大领导看上，那就不会有我了。其次，“抢救运动”这一关，恐怕你会倒霉，当年康生就说某女“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第三，即便过了这关，后面运动还多着呢……抗战是母亲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另一拐点是国共内战行将结束的1949年，舍弃香港产业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父亲，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历经种种劫难。“文革”中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对父亲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他们……作为历史巨变中北归者的子遗，百岁的母亲如今孤独地坐在轮椅上，同龄的亲友都已不在，她很少叙及往事。我多次劝她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公园散散心，享受一下绿地和空气；她口头答应，却从不实行。我猜想，正如不愿重提往事一样，她也不愿人们看到自己的老态。她的青春、美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如今久已尘封，难于重新开启。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族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抢救。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网络写作拓展了历史拼图的疆域，很多人都在博客等“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历史。历史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业，也不再是官方的专利，变得日益大众化。要想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历史，今后是越来越难了。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2011年5月3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3、序：哥哥的拼图 章立凡 Preface: My Brother's Jigsaw By Chang Leefan Translated By Justin Chung 从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湾。母亲透露这重大秘密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缄口不提，因为那是个“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凡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头顶上都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同发丝上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取你性命。Since I was a child I knew I had consanguineous siblings in Taiwan. I was still in kindergarten when my mother revealed this grave secret to me, which we concealed for ages. At that time, the extreme tension of “class struggle” prevailed in every corner of China, anyone who has relatives in Taiwan would be strongly suspected, which seemed as if there hangs the Sword of Damocles just above your head, at any time ready to have you decapitated. 去年国光哥（亮轩）的《坏孩子》（本书台湾版原名）一书问世之前，我有幸先睹书稿。读后方知，当年海峡对岸也同样紧张：母亲离开台湾后挂念两个孩子，曾托好友杨惠敏女士（即淞沪抗战时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带姐姐、哥哥去照张相寄她，竟未能如愿，当时在台湾办这点私人小事，也是



有可能被加个“通匪”罪名的。不久《坏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儿马世芳带了一本来，于是我成了大陆第一位读者。如今此书将在大陆出版，或许是因我兼具历史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借国光哥这坛老酒，一浇胸中的块垒。Last year, I had the honour of reading this new book *A Naughty Child* by my Taiwanese brother Ma Gaugang (under the pen name of Lionshan) before he had published it. And only when I finished reading the book, I came to be aware that the same extreme tension equally existed in the opposite side: After my mother left Taiwan, she so much missed my siblings that she asked a favour of Madam Yang Huimin (the girl scout who delivered the national flag to our heroic garrison in Sihang stronghold during the Shanghai battle) to send their photos to her, which eventually turned out to be a vain attempt. Because in Taiwan at that time, such trivial private affairs could also be accused of treason. Before long *A Naughty Child* shall come off the press in Taipei, and since my nephew Ma Shifang brought me one in advance, I am fortunate to be the first reader. The book is just about to be published in mainland too, and the publisher requested me, both as a historian and brother, to preface the book, through which I would also glowingly speak my mind.

1949年那场历史巨变造成的家国分裂局面，给中国众多的家庭带来了永久伤痛。一个甲子之后，尽管海峡两岸不再战云密布，失散的亲人多已互通音问或相聚，但一旦舔吮历史的创口，仍不免五味杂陈，心中还在滴血。近年台湾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忆之作问世，大陆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南渡北归》，读书界吹起了阵阵怀旧之风。国光哥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The separation of China which is in the wake of the earthshaking events in 1949, has brought permanent sufferings to numerous Chinese families. Sixty years later, though the war clouds over the Strait may have dissipated, the scattered families may have resumed communication or have been reunited, still we cannot bear the very thought of the past, for which our hearts have bled too much.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several memoirs published in Taiwan like *A Life of Rough Crossings* and *The Mighty Exodus in 1949*. Equivalently in mainland as well we have a panoramic reportage *The Great Retreat and Return*. It seems that in the current press circle, a wave of nostalgia is just being aroused. And this book of my brother, is rather an autobiographical one, which is about the two family histories of two generations.

今年初，国光哥、晓清嫂及世芳侄来北京，为百岁的母亲祝寿。六十三年前（1948年），妈妈把他和渝光姐带到台湾，在那里和他们的生父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往香港。1949年，她在我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第二年，我在北京医院呱呱落地。母亲当年先后两段“南渡”“北归”的私人行旅，无意中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时承受两种痛的，是母亲。Early in this year, my brother, along with my sister-in-law Shauching and my nephew Shifang, came to Peking to celebrate Mother's centennial birthday. Sixty-three years ago, Mother took him and my elder sister Ma Yoogang to Taiwan, and broke up with their father Dr. Ma Tingying, and then headed for Hong Kong on her own. In 1949, being persuaded by my father, Chang Neichee, she went back to mainland instead of the US. The following year I was born in Peking. This personal travel of my mother somehow accidentally changed the course of our lives. As Tolstoy once said: "All happy families are happy alike, all unhappy families are unhappy in their own way." Fate is always hard to predict. The Ma and the Chang family just departed reversely ever since,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two families both had their own respective miseries. Yet the one who suffered most, is supposed to be our mother. 由于两岸多年睽隔，除了地质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有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证明了各地质时代的赤道是移动的，因而详细说明了各地质时代的大陆位置与它们漂移的踪迹，直接证明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他创立的“地壳刚体滑动学说”，比西方学者的“板块学说”早了十五年。他提出的“石油成因论”认为：地壳在滑动时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与油气。马博士的理论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国际地质学界才认识到“马博士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Because of the long separation across the Strait, the mainlanders may be acquainted with Mr. Lee Sigang, but they may have never heard of Dr. Ma Tingying, who was also a world-renowned geologist, unless he or she is something of a geologist too. Dr. Ma discovered the seasonal change of the coral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ancient equator through his palaeontologic study. His demonstration that the equator has kept moving in different geologic ages, indicates the positions of each continent in different geologic times and shows the traces of their displacement, thus directly verifying the Continental Drift theory by Dr. Wegener Alfred. He established the Rigid

Sliding Diastrophism theory fifteen years earlier than the Plate Tectonics by western researchers. His Origin of Petroleum theory states that it is the crustal sliding movement that cause the massive deaths of animals and plants, hence formed oil and gas. His theories were not comprehensively understood in his lifetime, it was not until recent years he is eventually recognized as "the pioneering scholar"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geology circle. 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国两片重要海疆的主权：首先，抗战期间他在东沙群岛科考时发现，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过计算珊瑚的成长周期，证实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马先生逝世后，蒋经国颁发的褒扬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其次，在美国把琉球群岛、钓鱼岛“交给”日本之前，他已推测到钓鱼岛海域有石油蕴藏，并通过一位“立委”将意见转达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但张先生未重视本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还等我们？”后来中日发生钓鱼岛主权争议，马博士成了台湾最年长的“保钓人士”。Dr. Ma's research was also involved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two important territorial sea areas of China: Firs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he left for the East Sand Isles on a tour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discovered some coral growing in those chinaware on the seabed. He calculated the growth circle of the coral and confirmed that the sea area has been China's territory since Ming Dynasty. And this discovery was specially commended in the testimonial by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after the Doctor's death. Second, before the U.S "returned" the Okinawa and Pinnacle Islands to Japan, Dr. Ma had already inferred that there was supposed to be abundant oil deposit in the very sea area around Pinnacle Islands. He requested a senator to have this reported to Mr. Chang Chun,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executive mansion. Yet the doctor's proposal was not much regarded. "If there is indeed oil over there, the Japanese should have already found them long before us." Replied Mr. Chang. And not long after Pinnacle Islands ultimately became a highly disputed area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somehow rendered Dr. Ma the "oldest defender" of Pinnacle Islands in Taiwan.从以往的宣传所得到的印象中，抗战胜利后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无不贪污腐败，而马博士却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员。他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书中展示的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归的著名学术精英。南渡者带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来的浩劫；而马先生与其他人不同，他留在台湾纯系职务原因，不存在政治选择。As was alleged before in mainland, none of the KMT expropriators dispatched to the Japanese-occupied areas after the war, could not be found guilty of embezzlement. Yet Dr. Ma was just an exception free of corruption. After the Japanese's defeat, he departed for Taiwan with the other five professors (Chen Jiangong, Su Butching, Tsai pangha, Lu Geehom, Luo Zongluo), and jointly took over the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with Mr. Du Tsongming and Lin Maosheng, which was reorganized a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where Dr. Ma was designated concurrently director of the geology department and head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The associates of Dr. Ma mentioned in the book, are mostly intellectual elites evacuating from mainland, who carried on the diffusion of our invaluable traditions and culture lest they be destroyed during the coming catastroph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unlike them, Dr. Ma stayed in Taiwan purely on account of his academic post, instead of the political stand.作为纯粹的科学家，马博士爱国而不问政治；也正因为他不是政客型学者，在傅斯年校长逝世后逐渐被排挤，变成退休教授，晚年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科学家被遗忘多年后，因癌症住进他早年接收的台大医院三等病房；旋因媒体的爆料，被转到一等病房，谢东闵、蒋经国、严家淦、孙运璿等政要接踵探视。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两岸中国人“国民性”相同，除了内斗不外行，雨后送伞的礼数，也历来周全到位。As a pure scientist, Dr. Ma was a patriot, but not a hired scholar, which at last resulted in his being isolated and excluded from the school's management after President Fu sinian's death, and retiring almost pennilessly. After this state scholar had been consigned to oblivion for many years, he was hospitalized in a third-class ward because of cancer,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ich he took over decades ago. It was because of the news report, that he was then transferred to a first-class ward and visited by the KMT personages (such as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Shieh Dongmin, Yan Jiashing, Swinn Yunshan). Great tribute was paid posthumously to the doctor, at whose funeral General Chang Shieliang also made his first public appearance after his coming to Taiwan. Chinese people across the straits have been sharing just the same disposition, not only towards being torn by civil strife, but also making an untimely retrieve.作为大科学家的家人，其实未必都幸福。这点从母亲与马博士的失败婚姻和国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经证实了。除了

父母的传奇故事，这本以《坏孩子》命名的自传，展示了一个叛逆男孩的成长经历：出生前父母失和，险遭堕胎；出生后被寄养，被劫走，当过“小和尚”；到台湾后失去妈妈呵护，饱受家庭暴力；他是一个在家博览群书、在校逃学游荡的“问题少年”。马家父子两代人从基因上就叛逆，老爸为逃婚去了日本留学，儿子因姑姑的小动作遭父亲误解，也离家出走。不过这两段出走的结果都还不错，父亲成了地质学家，儿子成了作家。 It is not necessarily happy as being the family member of a great scientist, which has been proved both by my brother's recount as well as the failed marriage of my mother and Dr. Ma. Except the legendary stories of the parents, this book which is named A Naughty Child also recaptures the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of a rebellious boy: Nearly being aborted before birth because of the estrangement of the parents; Being adopted and then retaken by the mother; the cloister as a little monk; the separation from Mother after the arrival in Taiwan, and the following domestic violence; An extensive reader at home and a problem child who always truanted at school...Both the senior and junior Ma have been genetically disobedient: The senior went to study overseas in Japan in order to escape the arranged marriage, while the junior left home after being misunderstood by the former, because of the petty action of the aunt. Yet fortunately the father turned out to become a geologist whilst the son ended up being a writer. 国光哥从小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本书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子，但那个巨变年代从大陆到台湾的社会众生相，都被勾勒得跃然纸上。他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的种种人物：慈爱呵护的学界长辈，耳鬓厮磨的儿时玩伴，义字当先的江湖兄弟，激情杀人的书店老板.....大多是随国民党播迁到台湾的“外省人”。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显出当今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在身份识别上的无奈：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马国光是哪国人？”“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My brother has been a good storyteller since he was a child. This book is not a chronicle of abstractly recorded events, but a series of profiles of all sorts of interesting characters from mainland to Taiwan during those eventful years: the amiable and kindly scholastic seniors, the inseparable childhood playmates, the faithful friends who stuck to their code of brotherhood, the bookstorer who was also an impulsive murder...most of whom are mainlanders following KMT to Taiwan. And there is a paragraph which particularly evokes my mixed feelings, and which also clearly shows the confusion of the current Taiwanese people, over their nationality:&quot;At that time Taiwan had just been reclaimed (from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most of the Taiwanese were not aware whether it was Chinese or Japanese that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And the teacher always took me as an example by asking the classmates: 'What nationality is Ma gaugang?' 'Chinese!' replied all the pupils in chorus. 'What nationality are we?' 'Chinese!' replied us in an all the much louder voice. The teacher was very pleased with the answer and asked us to speak out even louder: 'WE ARE ALL CHINESE!' Sixty years later, I can never be the model of 'Chinese'. And in case I am being asked of which nationality I am, there is certainly going to be a long story for me to tell.&quot;无论选择南渡还是北归，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我从小就被教育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读了这本书又得知，海峡对岸的台胞们，受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国光哥描述道：“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相互妖魔化的几十年间，两岸的文宣模式仍是“以俄为师”那一套。 We are all Chinese no matter we chose to stay in mainland or leave for Taiwan. Yet I have been educated since in primary school that &quot;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living in an abyss of suffering and misery waiting for us to be liberated.&quot; And after I read this book, I learned that Taiwanese were educated almost the same. My brother wrote in the book: &quot;We once firmly believed that on this planet, no one was not anti-communist, apart from Joseph Stalin, Mao Zedong and Chou Enlai, the people under whose rule were indiscriminately persecuted and duped.&quot;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smearing each other for decades, using the same bolshevik kind of propaganda. 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国光哥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战爆发后归国，没有立即与马博士结婚，而是去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又去了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才嫁给了马博士。后来夫妇分居，她曾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这些都是她在“文革”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 My mother once voiced her wish: &quot;Since my two sons are



both adept in writing, they can narrate my life story hereafter, the first half by Gaugang, and the latter by Leefan.&quot; In this book of my brother, there still exist some gaps in the first half of Mother's life: she did not immediately married Dr. Ma so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stead, she received her training in a training school exclusively for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Japan, and she then served as an instructor in the central training camp in Wuhan afterwards. It was not until she crossed through the Jiangxi battlefield after the fall of Wuhan, that she married the doctor. And during the subsequent estrangement, she taught successively in a spare-time school in Chongqing and in Nanton College. All of the above were what she mentioned in her &quot;confession&quo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这些千里迢迢回国参加抗战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是马上被信任。因马博士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曾被怀疑是汉奸，家乡甚至误传他“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母亲也曾谈及，她和同学们结伴投奔留日学生训练班，一路上被人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理由是“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是日本间谍”！后来训练班中有一批同学去了延安，她没有去。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我对她说：你的选择很正确。首先，你很容易被大领导看上，那就不会有我了。其次，“抢救运动”这一关，恐怕你会倒霉，当年康生就说某女“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第三，即便过了这关，后面运动还多着呢.....Those students returning afar from Japan to join the national resistance, were not trusted immediately. Dr. Ma was suspected of being a traitor simply because he had studied in Japan for many years. Rumour even has it in his hometown that &quot;he has been shot by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himself!&quot; Mother also mentioned that she had been traced all her way to the training school with the other students back from Japan, and was interrogated simply because &quot;The woman is so pretty, just look like a Japanese spy!&quot; Some of her classmates in the training school went to Yan'an (the communist stronghold) while she did not. And many years later when we recollected all these past events, I told Mother that &quot;you made a right choice.&quot; First,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ose high-ranking cadres shall have an eye on you, then I was not going to be born. Second, it is not likely that you would get through the &quot;Rescue movement&quot;, as Kang Sheng (the KGB chief of CCP) once accused a women of being a spy simply by the fact that &quot;she is too good-looking!&quot; Third, even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dodge this bullet, there would still be even more plenty of this kind of &quot;movement&quot; in the coming future...抗战是母亲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另一拐点是国共内战行将结束的1949年，舍弃香港产业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父亲，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历经种种劫难。“文革”中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对父亲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他们... ...The Sino-Japanese war is the first turning point of my mother's life, another watershed in her life is supposed to be the year 1949 when the Chinese Civil War was just about to end, and when my father abandoned all his property in Hong Kong and left for the communist &quot;Liberation Area&quot; in Manchuria. He wrote to my mother who was then still in HK: &quot;the public order is perfectly restored in the Liberation Area, the future New China will be a equal society where everybody lives in prosperity and peace. Come along back with me!&quot; Mother trusted him and came back, only to find herself all sorts of dreadful ordeals to endure. She grumbled then at my fath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quot;You kept writing to me to call me back, and so what I did come back?&quot;Father just heaved a sigh and explained: &quot;I once believed in them...&quot;作为历史巨变中北归者的子遗，百岁的母亲如今孤独地坐在轮椅上，同龄的亲友都已不在，她很少叙及往事。我多次劝她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公园散散心，享受一下绿地和空气；她口头答应，却从不实行。我猜想，正如不愿重提往事一样，她也不愿人们看到自己的老态。她的青春、美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如今久已尘封，难于重新开启。As one of the very few remainders of those exodus, what my hundred-year-old mother can only do, is just sitting lonely in her wheelchair. None of her peers is still alive, and she rarely talked about the past. I kept asking her to go downstairs to have a stroll in the park and enjoy the grassland and fresh air. She agreed but never really did it. I guess, as she is reluctant to mention the past, she is just unwilling to expose her senility, too. Her youth, her beauty, her love and hatred, her joys and sorrows...all have been forever sealed, laden with dust.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族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抢救。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网络写作拓展了历史拼图的疆域，很多人都在博客等“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历史。历史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业，也不再是官方的专利，变得日益大众化。要想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历史，今后是越来越难了。History is just like a jigsaw of a great size, the parts of which are constituted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family history. They need to be preserved and recorded without delay. We are now living in the internet era, online blogging entitles everybody to enlarge this jigsaw puzzle by offering his or her own pieces. Many people wrote about their life story on the blog or other We Medias. Writing history is no longer the specialty of scholars, nor the privilege of the authorities. Thus it's gett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ose who still want to distort history or cover up the truths.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2011年5月3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The first piece of the jigsaw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has been offered by Ms. Long Ying-tai, the second by Ms. Chee Pang`-yuan, and now it is Ma Gaugang's turn... Maybe there will also be you and me, and everybody: Chines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has his or her own story to tell. 2011.5.30 Peking

4、1、我觉着大陆版《飘零一家》这名字（副题：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太宏大了，反而原版《坏小孩》更与书的内容相贴。虽然背景是内战造成的两岸相隔，但非要把它与《大江大海》、《巨流河》列在一起的话，也是更加个人化的表达。2、读起来，我觉得书的重点并不在两岸相隔上，而是父子关系，其父是知名地质学者马廷英，不懂日常世事，自然也不大懂与孩子相处之道；其母也是一位神人，在新政前夕与夫分手，最终留在大陆，后嫁给章乃器先生（当然也不是第一次婚姻）。这种环境长大的小孩，作者记述的主要内容便是这一过程，各种逃学各种挨打，父子和解。3、作者的父亲学术地位很高，往来自无白丁，因此他笔下的少年经历也很有趣，有些传奇色彩。4、有些段落读来让我很感动（或是感慨），却仍然无法参透父子关系这一谜题，弄不懂父子如何相处才更好，有时看到广告里说“你一年实际与父母相处才多少多少天.....”觉得惭愧，可真的天天相对，又是无言，不知说点啥子。每次打电话，我仿佛也想不出新鲜的话语，而父亲基本就两句话，“你最近忙不忙？”，“尽量不要熬夜。”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每次想更多聊一聊，可到了突破点就丧失了聊的勇气。5、或许用这种父子关系来暗喻一下两岸关系，也是可以的一种理解吧？

5、1988年春天，马国光（亮轩）第一次有机会回大陆探亲，与阔别四十年的母亲相见。从机场到家中的一段路途，不亚于行走在战时的封锁线上，母子相认亲近的机会还没有，如临大敌的阵势却让人有几分的心惊胆战。他只记得一路上母亲一再叮嘱他“什么话都不要讲”，似乎缄默才是表达分别几十余年母子之间的最好言语。这个从台湾来寻找母亲的马国光，跟随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来到北京的家中。他没有想到能在这个小小的一栋楼里见到这么多“名人”，徐悲鸿的未亡人廖静文女士、郭沫若的公子郭汉英、“合肥四姐妹”中的张兆和，最令人惋惜的是他到来的时候，沈从文刚刚去世——楼梯口有许多已经干枯的花圈。他在《飘零一家》中写道：“另外听弟弟说，沈从文是在家里过世的，要抬出去的时候，电梯太窄，所以，死后的沈从文，是坐着离开他生前最后住所的。”这一个细节的描摹，总让人感到几分的心酸。那个时代，知识人的陨落仿佛悄无声息的影子，他们的大学问和大人生，只留给我们这些后人无尽的追思和想象。《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在现如今众多的民国口述史或者回忆录的行列中并不夺目，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马国光描述的这段历史私人的感情盖过了家国的记忆。大历史的纵横捭阖没有，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倒是真真切切的。我钟情于这样的私人历史，也是因为从中可以窥探到历史极为真实和深情的一面。大历史大叙事固然主要，不免有粉饰遮掩之嫌，只有这样的小人物、小历史、私人的叙事才会更加具有历史的温度，可以探究到历史的真实脉搏。本书作者马国光，即亮轩，在台湾也是响当当的作家，看书后的作品目录，这些年的作品不下二十种，但由于两岸的隔膜日久，知者寥寥，更不要提他纷繁杂乱的家族史。不过，就算不知道马国光，也会知道他有个儿子马世芳吧。在大陆儿子比他老子有名气。但是在台湾，老子比儿子更有名气，甚至老子的老子，马国光的父亲，马廷英博士更是鼎鼎大名。他是古生物学家、海洋地质学家、海洋生物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研究，对台湾海峡地区石油资源的考察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他领导台湾大学、文化大学地质系，培养了很多人才。书中写到马博士晚年穷困潦倒，因为癌症住院后，因为媒体的爆料，蒋经国等政要接踵探视，张学良在台湾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博士的葬礼上，可见其人其才。但是一个好的学者往往不是一个好的家长、父亲、丈夫。马博士的早年的婚姻并不幸福，1948年，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妻子孙采苹把两个孩子留给台湾的马博士，只身返回大陆，后嫁于“民国七君子”之中的章乃器，育有一子章立凡，现如今著名的近代史研究学者。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种复杂说不清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会成为反革命的罪证，在历史上特殊的时期受到了很多迫害。千言万语不必细表，想想那一句令人惊恐的“什么话都不要讲”就已经足够了。在马国光的回忆中，他在台湾的日子同样艰难辛苦。



父子关系僵化，叛逆升级，时刻对峙，父子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缺乏温情，家庭暴力等等都成为了这个问题家庭的众多因素。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亲人，这句话已经成为了这个残缺不全的家庭最为贴切的写照。马国光回忆说，他的父亲虽然一生写了一百多篇论文，但是写给他最温情的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要好好读书，父字。”在《飘零一家》中，马国光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节是评价学者与学术：“学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学术方面，前瞻多于回顾，他们看待研究的对象，远重于他们对于自己的关切。”他还提到了学者传记不好写，“写出来，容易读的也不多。学者的研究跟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一元的，便是兵荒马乱，生死攸关，他们常常也察而未觉”。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父亲的辞世，他似乎对父亲作了一些同情的理解。学者的生命只在学术，但学术能成就一个学者，也能毁掉他的家庭。读这段家国史也罢，私人历史也罢，沉甸甸的生命与学术总是这样矛盾着，纠结着，牵牵绊绊地前行着，过学术的人生，还是人生的学术，这是一个问题。想到死去坐着离开住所的沈从文，不由得一声叹息。思郁2012-4-13书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亮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定价：36.00元

6、一个70岁的人以平实的语言回顾自己的70年：颠沛流离的童年 顽劣不堪的校园生涯 无言以对的两 岸情 终老时才算找到一种可以化解的理由的父子之情 遥不可及的母子之情。作者从小叛逆癫狂 唯嗜 书如命 终成文字高手 看似平实无华的文字却难掩一颗澎湃的心：国运的多舛 家的分裂 成长的代价 却 总有恩人相助 不免让人扼腕长叹。

7、人们常说起命运这回事，其实父母对子女命运的宰制几乎是绝对的，然而上一辈人又在时代的风 云变幻中随波逐流，本身也不自由，所以我们的叹息不要来的那么深沉。父母子女之间的血脉联系， 即便经过多少世事和误会的试炼，终究是那唯一可使人觉得抵得过时代巨变推人奔波流离的东西。在 回忆曾经收留、护持自己成长的李捷先生时，马国光说了这么一句话，“乱世人家，花果飘零，这只 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而已。”这句话实在也是对他自己异于常人的家史最好的埋笔。马国光说曾经收 到父亲一封家书，只一句话：“要好好读书 父字”——其父马廷英先生，据说在民国时代是令丁文江 夤夜访问邀入研究所的知名地质学家，著述甚多，研究成果为后世所发现而奠定学术地位，然而笔 下家书惜字如斯。中国传统老派学人家庭观念往往有这样淡薄的倾向。小马先生后来便因此遭逢一 系列家事的变故，先是双亲失和，接着成了单亲少年，无人照顾，寄居父亲学界老朋友家中；中研院 复员时又被生母悄然带走，仍是寄居，甚至还有在寺庙过活的经验，只是无忌酒肉；后来又随父亲 到了台北，成了所谓的“外省第二代”；父子产生误会后流浪一阵子，又寄居在另一位长者身边， 后来参加联考，入学“国立艺专”，八十年代在纽约读研究所，回国后入职了“中广”。八十年代 末两岸解禁后作者回大陆才重又见到生母，成了母亲“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地就四十多岁的孩子”， 二十多年北京探母，来时高兴去时伤感；而老马先生已于七十年代末在贫困之中病逝于亲手接收 的台大医院。这期间几十年，时代的主题从抗战、复原，南渡北归各有选择，到新中国成立，台海 对峙封闭，再到台湾解严，大陆改革开放，两岸三通，变幻无休，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社会变幻的 洪流中起落浮沉，从嘉陵江到淡水河，唯有割舍不断的血缘亲情穿越时光，老而弥深。微末的 个人史，平凡的家史，从细部书写了国史。马国光的经历最特殊之处，在于成长阶段往往缺 少父母的陪伴，尤其在定居台北之后，父亲专注于治学访学，且对儿子没有过高期望，两人 间更有误会，而母亲远在海峡对岸，杳无音讯。作者可以说在精神和肉身的双重流浪中 度过了最危险的叛逆期，幸有长者护持，匡正了少年人的前路。这期间作者对父母尤其是 父亲的隔膜自不必赘言，这已使人感慨系之；然而可以说，作者对父母的重新认识几乎 都来自成年后独自的体察。既然直面交流变得如此奢侈，那么更多的体察则来自手眼流 传，马国光回忆自己曾经得到关于台大的史料，发现早年听长者们对他讲“令尊对于台大有 很大的贡献”这样的话，实在不是敷衍的恭维：台大自“帝大”接手之初，接收人员大部分 的精神、时间，都耗费在跟陈仪政府的周旋中，备极辛苦。南京则大多不闻不问。创校 罗宗洛校长为争取人事与经费费尽心血，却事倍而功半，最后终于留书辞职。在此期 间，老马先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罗校长与陈仪沟通不成之时，许多问题要老 马先生去和他谈，好像每回都有如其所愿的结果，罗校长日记中甚至有“马到成功， 真福将也！”的记载。“台北帝大”时代，本地师生常受歧视。国民政府接收台大 后，形势顿成倒转，大部分本地师生不惜降低师资水平，强烈主张驱逐所有的日本 师生。然而罗校长、马先生等认为学术水准得来不易，要多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不 能因政治因素而降低。当时为此本地舆论鼓噪不已。最终几位接收大员破天荒动 用了专权，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维持了当年台大的学术水准。（参见本书33页） 除此之外，老马先生更有两事值得一记，一为在日侨民归国处理家用之时，以一 己之力大量购进图书资料。当时台大在二战末期的轰炸中损失极大，校舍不全有 露天授课的现

象，于是有人反对。老马先生回应说，宁可让大家先在外面上课，图书馆的书一定要准备好才行。（参见本书39页）另一件事就是从陈仪手中亲自追回了台大医院的设备，保存了这座医院在当时东亚地区较高的医疗水平。马国光对此说，从别人的记载中，读到去世已经三十年的父亲，生死难辨，悲喜相参。在记载中只要提到了父亲，哪管只有半行，也是一读再读，几疑隔世。这记载历历在目，而父亲在三十年前已成灰烬。隔阂于是慢慢消解，父子间的“残局”渐成浓情化不开。马国光这本记述家史的著作，其原版自序是一首短诗，诗中对所谓“兴亡、离合、爱憎、亲疏、智愚、祸福、得失、贵贱、好坏、真假、成败、生死”，皆曰“不懂”，然而“写下来，我懂”。2012.04.12

8、书名是坏小孩倒是贴切。飘零一家差一点点。名人之后到底有不同常人处，居然长成了。作者是个可怜的小孩，母爱父爱都不那么完整，却也坚强地长大了。想多了解台湾的过去，不知什么原因，想知道的估计都给删掉了吧。对于，家庭还是说得不够透彻，人生的总总感受也不全面。反倒是让我反思小男孩的教育。

9、在评级上，我选择的是“还行”，还行指的是指作者的文笔以及抛开一些仁义道德以后再单纯地看这个文本。还行。但是我不得不说，马国光，你的确是个不孝子！我无法理解你们家的那些亲子情血脉情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别离多年后，你的亲生母亲想要见你一面你却是那种态度！为什么你对你的同父异母的手足表现出那么的冷淡，为什么你在你父亲去世后的十五年里竟一次也不去看他！你说你就是你父亲风水宝地最好的坟。我完全无法理解，你的父亲的尸骨明明有安身之处且与你像个并不遥远而你却只在你的心里祭奠，作为一名大陆人，作为一名自认为还包邮一些传统的根的大陆人，我表示完全无法理解！

10、一开始，还蛮吸引人的。大动乱中，父母如何相识、相恋、分离，“我”也曾被寄养在寺庙中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和尚，包括文革后与母亲在大陆的团聚-----如此种种，知之甚少，所以读来兴趣盎然。中段，说到父亲、姑妈一直痛殴少年时代的“我”。种种惨状，令人心生怜惜之情。但再往后，则活脱脱一整本“逃学记”。一家之事说得少，“我”说得多了！台版名字称作《坏孩子》，可能更为贴切。

11、台海总是一种心事，虽然后人慢慢淡忘了，平复了，甚至两岸人都以为是两个家了，但文化同种同源，人情事理相通，又怎么可以潇洒地说河东河西鸡犬不相闻，尤其在四九年前后，有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有那么多传奇。在海外留学时，与来自台湾的同学都有默契，不谈政治，因为隔岸的后人，一谈起来，好像就有敌意，好像就应该彼此不要有关系，可他们不知道父辈们，尤其那些外省籍的人，心中的痛楚埋得有多深。台海的这种心事，不应仅仅是父辈们的，这也是这本书值得读的原因之一吧，犹如龙应台的那本写四九年的书。

12、还是台湾的书名《坏孩子》妥帖，《飘零一家》根本是文不对题。文笔不错，只是我没兴趣看一堆堆卖弄文采的语句。囫圇吞枣读完这本书。背景大概定在二十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大陆与台湾。第五章开始到台湾了方有点看头。毕竟大陆年代，作者尚幼（1942年生），没什么内容值得一提。从历史角度这本书是有助于了解蒋介石时代的台湾教育。印象颇深的是作者讲了一个故事：某生偷盗，老师当众用大棍痛打。事隔多年，该生遇到同学一概不认识。亮轩说得很沉痛：“我想不见得真不认得，而是自己的尊严已经在那一次的毒打中完全丧尽，这么痛苦的童年，他不肯面对。”老师的痛打把他做人的尊严全打掉了。为人师者不可不鉴。另外真是羡慕亮轩天天逃课，居然也能成就自我。一方面是如他所说，他在逃的是“校”，而非“学”。学在校外，自我成就。另一方面，和他出生名门有关，他父亲是名教授，往来皆鸿儒，父亲的朋友给他很多的帮助与指点。这些大学者个个急公好义，在关键时候拉他一把。（如抗战时的李捷教授、台湾时的吴英荃教授）很喜欢书中弥漫的台湾味，也就是中华文化之味，中华文化在台湾。传承了千年的做人传统的根已断，却在台湾看到。老师去世，学生每周上香，甚至又为师母完成葬礼；从马廷英朋友（亮轩的父执辈）身上深深感受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德；亮轩朋友来家（大约是小学或中学），马廷英总是起身半鞠躬郑重说出自己的名讳。对大陆的我来说一切既熟悉又陌生。我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华文化在台湾，或许台湾人不这样看。书中有段文字很耐人寻味：（大约是在小学）老师问““马国光是哪国人？”“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作“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后来发现章立凡的序中也提到这句话，居然有同感了，ps：章立凡的序文极差，大量抄亮轩书中内容，那有这样写序的）

13、作者自身的经历，无论从人物或是时代景都是很好的素材，但却写成这样一本流水帐。太浪费了



。他作为父母的儿子，既然要写他们的故事，至少也得认真考究一下吧，通篇都是一些“我也搞不清”“我也不知道”“我不记得了”“妈妈不愿说”这种句子，是模糊印象派作风吗？要是真的搞不清，挑些有意义的片断深入写一下就可以了吧，搞得像小学生写春游似的，对得起买你书的读者么。我也有好几本类似的。是那些爱写但写不好的伯伯自费印一堆来馈赠亲友的，里面还有不少作者本人和家人的照片呢，和这本书一样。

14、无意中知道的这本书，而会看这本书的原因：一是对那段历史中个人命运的好奇，二是作者当小和尚时呆过的那座尼姑庵曾经好多次的路过。作者提到的那条庵旁和民国时一样的路早就已经变了模样，民国的风已经吹散，也不知道今日能够看到的那座叫做寺的庵是不是保持着原貌。作者父母缘不深，人情不浅。寺庙的尼姑，小时候寄养的李家，青年时有视同第二个儿子的吴伯母，动荡年代里保持着固有纯良品性的人们给人的温暖。大时代大背景，感触很多，迫不得已很多，人性的温暖是这本书最让我印象的那部分。

15、今天中午看完了同事推荐的书。一开始的兴趣不是很大，对这个人以及他的家族没有认识。所以第一章、第二章，讲述他父母年轻时的部分看得很慢。从第三章开始，讲述他小时候四处飘零的故事开始，我渐渐被吸引。一个颠沛流离的幼年，一个父母分居、关爱不足的童年，一个父子失和、不被认可、离经叛道的少年，作者的成长轨迹不幸也幸。他的成长，母爱缺失、父爱不畅，但是他得到了父执辈的关爱与信任，得到了各种朋友无私的帮助，我相信，在他的成长中，一粥一饭的给予远不及一句信任话语、一个关切眼神来得重要。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坎坷的前半生，如何支撑起正直、有才华的后半生。后来，我觉得是他心中有爱、愿意相信善。他爱他的父亲，虽然父子之间经常矛盾，但是血浓于水，当看到最后，父亲去世，他说世间已无亲人时，那份深沉的爱还是能够透过文字传递给我；他愿意相信世间美好，就像他记得每一个给予他帮助的人，不管是曾经的点心还是免费的住房，不管是至今无解的被骗经历和神父无言的劝导，都是他今后人生美好的伏笔。看完书，心情起伏，不知跟谁感慨，写下这点文字。

16、在咖啡店借阅的书，难以想象，杂乱昏暗堆砌无度的店家，竟然有此等好书，还有安心和气的店员。福气也。之前也是在同一个咖啡店借阅了《青田七巷六号》，再读此书，就有“被剧透”的感觉。此书前几章大催泪：人人被历史裹挟，人人漂泊，人人寻根，寻得到和寻不到一样苦。往下是疑惑和愤怒，作者的父母对待爱情和家庭的态度，恕我直言，过于天真幼稚。马不停蹄地一页一页读下去，简直是惊心动魄，难以想象，在这么错综复杂充满暴力的环境下，一个颠沛流离的少年能够活过来。如果没有在《青田七巷六号》接受过结局，真没勇气读下去。好比乘坐过山车，因为人人皆知会平安返回，路途的惊险刺激全部成了娱乐。如果只是说说风格，“七巷六号”，咏物抒情，娓娓道来，喝茶晒太阳。时光去矣，那些人事物猫狗，已成为西楼一抹云，纵然伤怀，也让它过了。“父子残局”则如同烈酒，滚烫，焦灼，先干为敬，不吐不快；又有如车祸现场，血腥惨烈，不忍卒读。我半开玩笑：如果不是借的，不会逼自己读完；如果不是借的，也不会快快读完。但，最让我动容的，是作者对于母亲的爱，对于父亲的孝。我猜作者一定是有所成的父亲与老师，越是在悲怆、愤慨的地方，越是使用疑问，而不是质问的语气，与其说是善于和读者互动，让读者少有所收获被尊重，被抬举的快乐；不如说，作者对于人性之善，有深刻的信任。在受到严重的创伤之后，想，人的本性不是这样，肯定是处在无法言说的状况中，只是我不知道。更奇特的是，作者一字一句地讲述，从大陆到台湾，从幼年到少年，疑问的语气少了，质问还是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大段大段的描写和记叙。写的不再是面临战争与战胜的人们，而是自己一家：父亲的孤单失落，姑姑一家的不请自来，兄弟姐妹在饥饿和压抑中挣扎· · · · · · 一国一族的大历史，化为一家一姓的小历史。不知道是滴水藏海，还是本来就没有海，有的只是无数身不由己的小水珠，亮轩无意中当了小水珠们的代言人。只有傻瓜才会逼自己在“茶与酒”之间作出抉择：都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随处遇见，随处接受就是了。还处在“爱吃甜烂食物，爱听热闹戏文”的青年时代（不对不对，是提前拥有了贾母老年时的口味），对于本书的前半本，抗战，迁徙，出国，回归，求学，结婚，离婚，赴台· · · · · · 简直是爱不释手，看看还剩大半本，不甘心到极点：写到这里就好了啊还写什么。还是本着“当个靠谱读者”的心理，工作之余啃完全书，不少是在办公室里啃的，忍过无数泪点，一声长叹，正要把书收好还了，心头一热：怎样，再读一遍啊？谢谢这本书，谢谢亮轩，让我戒掉对于大历史的迷恋：真实地记下自己的生活，不正是最好的史学记载吗？我真的很期待，所有想当父母的人，都读一读这本书的后半。你会看到，父亲的逃避，母亲的抛弃，给一个早熟早慧的少年，带来怎样的灾难。家，不仅仅是个避风港，不仅仅是个安乐窝，更是一个有负责任用心经营的地方。子女不是天生善于体谅父母，就算出生于

书香门第，也不等于个个爱上学。不爱上学，不等于不爱学习，更不等于天生愚笨。我也无法表达，对于作者的父母，有多么失望和愤慨：都是出众的学者和闺秀，怎么对于子女这么不上心。后来才想到，学者和闺秀，很可能只是皮相。在棘手的亲密关系面前，人人都是赤裸且无力的。唯一的期待是，人间有无数无解的痛苦，但不要有不敢面对的痛苦。

17、零零散散的记录，像是一个“老头子”晚年想到哪写到哪的碎言碎语。不过看完还是能串起完整的时空故事，感慨那个年代在台湾生活的大陆人经历过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还有就是老人家竟然记得那么清楚。哦，当然，有一部分因为他父亲特殊身份的关系，成为那一代同圈子的人们共同的记忆。

18、“坏孩子”的好回忆评《飘零一家》读过《南渡北归》，满肚子的辛酸；三部大块头的书读下来，把民国期间的那些大师们在乱世中的各种故事基本上了解了。《飘零一家》则让我们聚焦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小男孩身上，在他身上同样有那个时代的创伤，有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更有邻家男孩的亲切感觉，那个小时候调皮、爱逃学、经常挨揍、离家出走的小男孩，多多少少可以在很多农村的小男孩中得到共鸣，在乱世中人人自危的年代，小孩子的命运不是比当时的大人悲惨？比和平年代的小孩悲惨得多！！小孩子的调皮，可能长大了就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通情达理。因为调皮，可能会经历更多命运的折磨和考验，会体验更多人生的坎坷和辛酸，从而对人生有更深刻的容忍和感悟，对于世间百态有更大程度的理解和体会。作者小时候遭受母亲的抛弃、父亲的毒打以及姑姑一家的不公平待遇，而当自己用一种平和的预期述说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已经能看到，他已经完全原谅他们了。诚如《坏小孩》序中的《嗯？啊！》所言，懂和不懂，在回忆往事、感悟人生的时候显得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孩童时代的调皮淘气、大人們的恩怨如今都成为了一种回忆留存在记忆中，等待着某一时刻被惊醒，重新走过我们的脑海。当我们想起小时候受过的某一种委屈的时候，已经没有当时的怒气了，有的只是淡淡的回忆和隐隐的忧伤。回忆是好的，即使儿时曾经的平淡，在如今肩负重担满腹忧愁的父母心中，也成为一种美好；儿时留下的美好情感，如今更要加倍珍藏和爱惜，时不时可以翻腾出来，为自己的迷茫、困惑、艰难做一次心灵上的按摩。或者如今重新走回儿时曾经走过的路，拜访儿时曾经认识的人物，也是对于过往的一种膜拜。时代在变，形势在变，不变的是感情。60多年前因为政治因素导致的两岸敌对水火不容，如今已经缓和许多，未来可能还能更好。除了网络催生的民主进程之外，国内整体的社会环境也相对宽松了一些，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飘零一家》就是从海峡那边飘过来的一缕香烟，让我们想起了60多年前，有一个调皮的小男孩的故事。2012-11-17

19、发生于逾一甲子前的“南渡”“北归”成为当下读书界的热词，源于那历史裂缝间的戏剧性与探究不尽的国族动荡飘零，如今回首望去，痛定思痛，更是百味莫辨。近年来，海峡彼岸的龙应台写出《大江大海》，齐邦媛写出《巨流河》，对那段历史进行了个性化的追溯探源，江河激流纵泛起无数泡沫，待经过岁月的淘洗后，亦沉淀出静穆与哀伤。而马国光（亮轩）的《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亦为此拼图中的一块，而其更偏重于家族史与个人史，如作者所言，往事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虽然不复昔日的色彩亮丽，却愈加耐人寻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南渡”或“北归”，摊上一样，已是在历史的征途中颠沛流离苦痛连连；而马国光一家，竟是两样都赶上了，从此血亲分离，情何以堪？这其中，家庭的纠葛与时代的乱局交缠在一起，更是难以分解，恩怨莫名。简言之，父亲马廷英带着一儿一女留在台湾，母亲北上回到大陆，成立新的家庭。待到母子重聚，已是近四十年后。这期间，双方的遭际又是如何？父亲身为具国际声望的地质学家，是抗战后赴台的接收大员，负责改组了国立台湾大学；而到了晚年，被台大半强制地退休，从不积蓄的父亲生活陷入窘境，后因癌症要住进台大医院却困难重重，直到媒体曝光，这位当年台大的创立者才得获礼遇，但已无助病情，离世而去。母亲在北京与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结合，生有一子，安宁生活没过几年，即有“反右”与十年动荡，丈夫与自己备受迫害，年轻的儿子章立凡因言获罪入狱十年；偶尔，母亲也抱怨章乃器：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他叹一口气：我那时相信他们……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期自己的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而更是有人稀里糊涂地“被”选择了一次，命运就此注定。小时候的马国光遇到一个从朝鲜战场到台湾来的“反共义士”，在主流宣传中都是向往自由、自愿来台，岂知事实是分配制，直接运来；媒体大力渲染的以血染青天白日旗，也是排着队挨个露出胳膊用刺刀刺，直似笑话。少年马国光不理解为何还有人愿意回到只有草根树皮吃的大陆，他想了想，说：“小弟，我跟你讲，国民党没有丢掉大陆，没有天理。”处于一个时代的两岸，颜色虽不同，思维方式却有着隐曲的合榫。同是对领袖年岁的祝语，一边说“八秩晋二华诞”，另一边讲“万寿无疆”；



政治口号呢，反攻大陆和解放台湾交相呼应；彼岸一天到晚强调“匪谍就在你身边”，我们这里，抓特务业已渗透到小孩子的嬉闹游戏中；那边要拯救吃草根树皮的大陆同胞，这边要解放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人民。政治在发生的时日肃杀冷酷无比，拂去岁月的浮尘细细端详，像极了一场毁人不倦的游戏。马国光回忆，后来公审“四人帮”时，电视有转播，听到了那些熟悉而陌生的人们和自己说着一样的语言，觉得怪怪的，“他们是‘共匪’呢！怎么也说国语？”当然心里也明白，不说这个也没别的语言可说了。《飘零一家》意在“飘零”，但人性总有苦中作乐的本能在。于是，作者回忆自己做小和尚、逃学、离家出走、折返求学等，有着抑不住的活泼生气，带几分《从文自传》的韵味。沈从文没机会在学校里受更多的教育，自道读一本小书的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向现实学习；而马国光干脆就是学校教育的强烈不适应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干巴巴的教科书，成了一个博览杂书的“坏孩子”。他以自身的体会，反思家庭、反思体罚、反思教育，具痛入体肤的真切感，对中国传统学校和家庭教育的批判，我们至今读来，仍心有戚戚。按说，父亲和一儿一女来到台湾，应该相依为命才是，可一度父子关系势同水火，几乎难以收拾。这其中既有时局的挤压影响，也有传统父亲角色遭遇新时代的不适，尤其这两者交缠在一起，更是令家庭的飘零之感久久不散了。曾经的两岸之间的禁锢稍许松动之后，马国光终于可以去北京看望母亲。八十岁之前的母亲于他而言全无印象，因此眼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他陌生的亲生妈妈，而自己是妈妈“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地就四十多岁的孩子”。母亲曾说，“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

《飘零一家》为父亲马廷英立传，也以很大的篇幅写了母亲孙彩蘋，但如弟弟章立凡所说，在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如抗战时在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去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等。如此复杂而丰富的经历饱含着多少况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写出来，不要湮没无闻才是。其中，她的一些同学去了延安，她没有去，对这个选择，数十年后家人替她庆幸。当然，历史不能回转，谁也不能断定未发生的命运，但如果读一下韦君宜的《思痛录》，虽差异必然有，不可一以概之，相类的遭遇其实亦所去不远了。飘零一家的故事，包括写出来的和仍隐于心头的，是马国光一家的，亦为许许多多家庭的珍藏，这无数块拼图汇聚在一起，隐然构成了国族的历史乃至譬喻。我们固然是大时代里小小的浪花和泡沫，但都是有知觉有痛感的个体，成败得失可以当作过眼云烟，留于心头的唯有血脉之情，这是漠然的岁月流沙亦磨砺不去的。于这段历史的书写，昔时空缺、屏蔽，甚或有意地扭曲与改写，使我们在程式化的印象中渐趋忽视、遗忘。如今，随着言语空间的开放，愈来愈多的人有故事要讲，意欲慰藉压抑心间多年的创伤，于个人与家庭，这是精神的疏导与映照，于公众与时代，可一探历史的多元面貌与内里究竟。如此的拼图，自然意在温故，而我们观之，不觉中亦将眼光放在了纳新的一面，那里有着充满了希冀的未来。

20、by崔庙生 国家是很强大的，强大到可以控制历史、控制文献记录。在这种控制下，人们只能记住允许被记住的，只能知道允许被知道的，所有不被允许的，都是没有发生的。被记住的人，怎么都得是英雄、伟人，反面派也只好权作枭雄；至于大多数人、平常人的生活究竟怎样，是不重要的，国家不在乎。于是，对于某些片断、某些场景，每个人的记忆，即便是亲历者，如果没有雷同的历史背景填充，也总有大片空白。这种遗憾，其实是历史观造成的。人活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没有某年某月某日某事，某人的命运不至如何……只是，嗔怪历史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是在转嫁责任，把责任推到一个不会面对面向自己提出质问的“概念”上。人活着、活过，或多或少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制造者。电影里万人空巷的情节，留一二名主角在街上，却也需要一票群众演员匆匆赶往别处作为陪衬。统筹做得好的电影，落幕的时候，演职员表里会给群众留个名字，再由导演选几首心仪的音乐搭配，免得观众觉得枯燥；虽然上映的时候，影院未必完整放映，大部分观众一般提前离场，但总有一两个人愿意等着、看看。这是起码的礼貌。如果后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如同我们对之前某个时代的记忆一样，单一且制式化，那是因为我们允许自己身处的时代被这样记录，允许自己不被记录。因不被记录而感到庆幸的人中，有两种：觉得这个世界太差，配不上自己的高尚；干过太多见不得人的事，自己心里一清二楚。只要不是以上二种，平常人和伟人一样，有义务和权利去记录历史并被历史记录。关于个人如何记录历史和如何被历史记录的认识正在越来越多的平常人中形成。记录的惯例，在跟1949年这个重要的年份息息相关的两岸名人中发酵，这些人没那么平常，也不是伟人，曾长年生活在不被允许中，只想赶在人生结束前还有力气的时候，记下一些人和事，免得这些人和事被遗忘、曲解，免得自己的人生和记忆就此荡然无存。个人的、家人的、友人的、他人的，这股个人记录的小风潮，大陆这边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开始，近年来还有江平的《我所能做的是呐喊》、野夫

的《尘世挽歌》、胡德平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等；台湾那边也有，白先勇式的小说、杨德昌式的电影、刘绍棠式的杂志、赖声川式的话剧、齐邦媛式的回忆录，近期出版的《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亮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原版书名《坏孩子》）也是其中一者。《飘零一家》的作者亮轩，本名马国光，他的父亲马廷英是了不起的古生物和地质学家——“古生物钟”理论的奠基人，致力于研究古气候与大陆漂移学说。亮轩写作《飘零一家》的初衷，是因为自己在年龄上步入老年后，常常想起当年的父亲，身为作家和儿子想给父亲立传，后来因为不通“地球科学”只得作罢，转而写作了一本自己的成长史——记下从少年起和父亲间的种种冲突，直至成家生子的自己如何与临终的父亲达成和解——一对传统中式父子在特殊时期中的纠葛。父亲作为书中重要的描写对象出场，这是亮轩对父亲的怀念。大时代的动荡、奔波、流离，台湾几百万外省人，哪家没有故事，这种故事很多就小小的那么一点儿，但是每个小故事都是大历史的对照，都值得写下来，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变成文章，或者更丰富点儿，变成一本书。亮轩说，跟很多作者比他没这么大的气派，他只能写属于自己的小历史。人们总让别人来决定什么是历史，而这种历史往往只记载成败，而忽略个人悲欢，是不可能生动。要弥补历史记载最欠缺的情感，最好的方法是从文学出发。亮轩觉得作为作家，他懂得如何写下来。在台湾，亮轩是外省人、文人。很多人对台湾外省文化的理解就是眷村，亮轩却强调自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传统的读书人家庭出身”，这是一种有别于眷村的文化背景。他出版过近30部作品，曾执教于两所大学的艺术专业，同事和学生正活跃于当今台湾艺术文化界——台湾的文化圈很小，有相似背景的人比比皆是，这种文人身份只能说明亮轩是相对的客观的观察者和潜在的流利的叙述者。真正让亮轩成为时代亲历者典型的，是他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亮轩出生于1942年，可能是台湾现存的最后一代大批外省人中的一员，他的父亲马廷英是东北人、母亲孙彩蘋是上海人，两人因留学日本相识，亮轩在重庆北碚出生，家中往来的是《南渡北归》中写到的“中研院”学者；父母感情破裂，他被母亲带走，寄养在南汇的尼姑庵几年，做着食鱼食肉的小和尚；父亲马廷英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大学，亮轩回到父亲身边去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孙彩蘋正式和马廷英离婚，辗转香港回到大陆，从此与亮轩母子分别，再见时已过了30年——这期间，孙彩蘋与章乃器结婚，生下章立凡。亮轩和姐姐在父亲友人和姑姑的照顾下长大，父亲再婚后，亮轩在继母的要求下离家独立，靠写作和讲课养活自己；二十出头时，他在中广打工，结识了妻子——著名电台主持人陶晓清——台湾的民歌之母，上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重要推手，他的大儿子马世芳是著名的乐评人和媒体人。大学暑假时，亮轩在经过84天军训后得到了一张党员证，从此成了一名一生没开过会、没交过费的“国民党党员”；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台湾大学文化交流中心代课时，见过费正清；在“中广电台”工作时接待过陈水扁；在美丽岛事件之前，跟吕秀莲通过电话；最近，他父亲的故居、他长大的家——青田街7巷6号，列入台北市政府保护建筑。亮轩和他家人的经历贯穿了台湾现当代史，目睹参与了很多重要事件，跟很多大人都有接触，自身也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和修养。这样的人写下的历史，离平常人更近，更有感情。亮轩说，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小而开阔的境界”。他不是伟人，有名，却也没那么有名，个人的小历史和大历史勾连在一起，是大时代最好的注释。当我们在打破传统的自由无知中漫无目的晃荡时，偶尔也会羡慕这种值得写下来的属于个人的小历史。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就像珍贵的养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可以把这些转换成更有益的力量。个人的小历史和大历史一样，是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有的财富，拥有这笔财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下来。本文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版 2012年6月4日号 官网地址：<http://www.eeo.com.cn/bookreview/> 小站地址：<http://site.douban.com/106727/经济观察报-书评> 微博：<http://weibo.com/u/2526630955>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